

台
湾

沈亚

一叶深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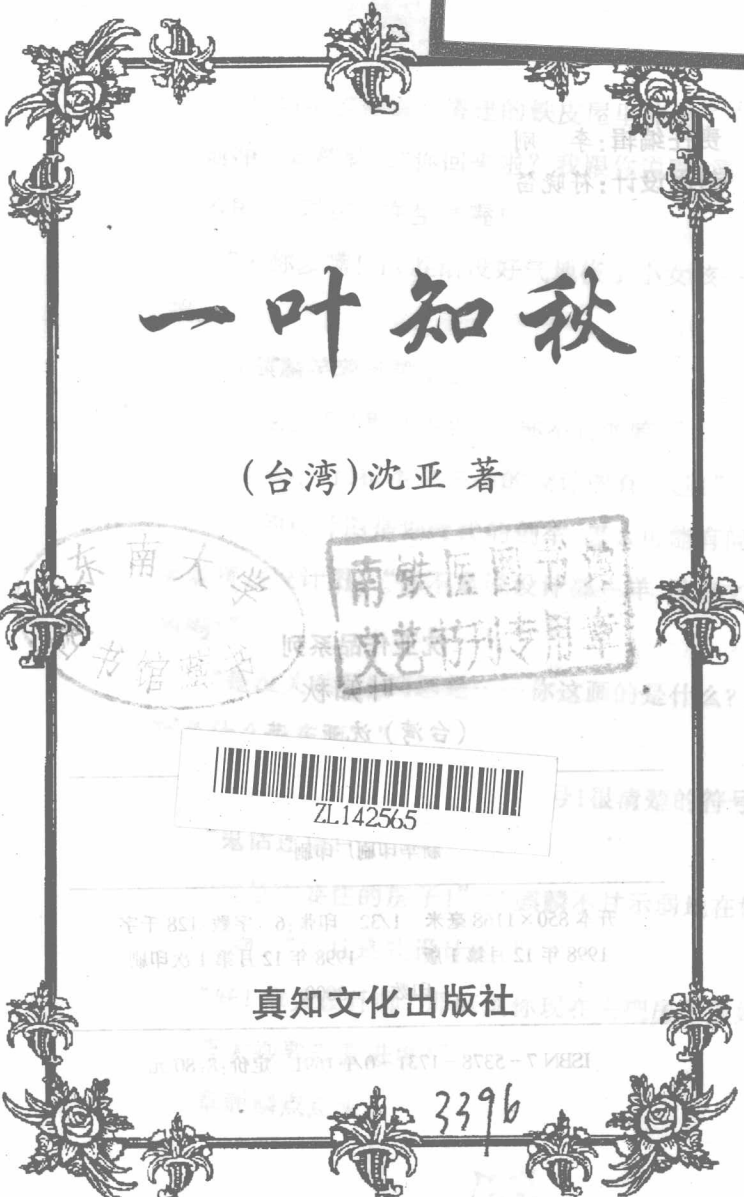
葉

知秋

沈亚的梦
天使也动容

I247.5/S39

I247.5
S39



一叶知秋

(台湾)沈亚 著

东南大学
图书馆藏

南铁医图书馆
文艺书刊专用章

ZL142565

真知文化出版社

3396

责任编辑:李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一叶知秋

沈亚杰(台湾)

沈亚杰作品系列

——一叶知秋

(台湾)沈亚杰 著

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8-1731-0/1·1691 定价:8.80 元

楔子

“救救我……谁……谁来救救我……”

大雨倾盆，雷声隆隆地在漆黑的夜幕之中激烈地闪着亮蓝色的光芒，她的声音在无人的荒野中显得那么虚弱、那么微小！

而这世界，彷彿死了。

这世界上彷彿只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人看得到她，更没有人听得到她的声音。

她知道她快要不行了，她就要死在这个寂静无声的世界里；而她的死就像她的到来一样，没有人会为她感到高兴、没有人会为她感到难过。失去她对这个世界来说，没有丝毫值得可惜。

但是……但是她好不甘心哪！

“谁来救救我……”

她拼着最后一丝气力死命挣扎着往路上爬去，她身上的



血液正被大雨无情地冲走，寒冷和虚弱在她心底不停地往上窜！

有个声音在她的耳边讥诮地、不断地说着：放弃吧！放弃吧……

在温暖、黑暗的世界里，她再也不需要挣扎、再也没有痛苦。

只要她愿意放弃，她这一生的苦难便可以顺利结束！

不远处有车辆行驶的声音传来——

雨还是那么的大，在这种荒郊野外的车子并不多，错过了这一辆，今夜也许再也没有车子会经过。

她不要放弃……

她的脸上交错着泪水、雨水和血水……

不要放弃，绝对不要放弃啊！

于是她拼着最后一丝气力爬到车道上，流着泪水对着即将前来的车辆大吼：

“停车！求求你！”

那车子刷地自她的身边驶过，速度甚至没有放慢。

“该死的！”她哭吼：“全都该死！”

跪倒在大雨滂沱的道路中间，她仰头看着那默默无语的上苍、诸神、苍穹……



“为什么？”她张大了眼睛，似哭似笑地问：“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闪电刷地划破了天际，仿佛就像上天怒吼的回答。

她的跟前蓦地一黑，溃然放弃，卧倒在冰冷的雨中……

算了……

她心中闪过最后的念头是——算了……

争不过的，人怎么争得过上天呢？

反正，终究是争不过的……还是……放弃了吧……



一叶知秋



料想“公什氏”，同族穿烟罗裙，翩翩“大米香”“公什氏”

“……舞裙以样鼓要公什氏？舞快

。答回的那丝天土翳舞时，闻天了舞鼓舞舞由因

……中西的余水奇图强，争奇然竟，黑一虫舞前舞的舞

……丁舞

……舞——舞共念的部景以因中心舞

……舞人，舞舞年公舞人，的舞不毛

……舞了舞舞，舞舞……舞以不毛量舞舞，五舞





展龙建设——第一工地。

欧胜语头带着安全帽，手提着公事包，腋下还夹了一大卷工地图。一般人带了那么多的东西，免不了看起来会有点狼狈，偏偏她自然得很，好似天生就应该带那么多东西似的踏进了工地。

原本繁忙的工地在她踏进去的那一刻，像倒骨牌似的全停了下来——乖乖！好一个美人儿！

那些建筑工人的眼光全给那一袭白色的麻布衣衫给吸引了过去。

欧胜语那两道秀丽的眉可蹙得更紧了！她的眼光迅速地扫过整个工地，工程进度落后得她微眯起双眼，暗自咒骂：这些混蛋东西！

要是他们的眼光继续停留在她的身上，这座号称全台湾



最高的建筑物别说到西元一九九七年完不了工，就算到西元三九九七年也没希望盖好！

工地主任这时候叼着烟，懒洋洋地从临时搭建的铁皮屋里晃了出来，那些工人这下可乐了！他们立刻鼓噪起来，口哨、嘻笑声放肆地四处飞扬。

“喂！小姐，这里不是逛街买衣服的地方耶，你来干什么？”中年男子斜着眼睛打量她。

欧胜语没答话，她先把这中年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而他那种鄙夷的眼神，让他不由得蹙起眉来。

其实用不着介绍，他也知道她是谁啦！还不是总公司派来的什么工地助理之类的。

学历嘛——当然是大学毕业，一身细皮嫩肉、头上却顶个大学士帽，好像光圈一样；眼睛长在头顶上，自以为高人一等，可是呢？只要工人从她那娇嫩的屁股摸上一把，她会立刻掉着眼泪落荒而逃，搞不好还回总公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说这个工地是个“野蛮世界”！

哎呀！这种人每个工地都有，他就真的很不懂，前几天不是才吓跑了一个吗？总公司那些人的脑袋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难道都灌了钢筋水泥吗？随便想也知道，这种女孩子在工地是混不下去的嘛！他们却还是拼了命地一个一个往这里



送。

呵!想派来监视他?还早哩!

欧胜语对这种眼光当然也很熟悉了,他脑袋里想的事情大概和全世界工地里的男人想的都一样。

她忍住气,淡淡地一挑眉。

“我来找这里的工地主任。”

“喂!老顾啊!她是不是你的高中老师?”

“才不是呢!说不定人家是老顾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哩!”

工地的工人们大笑着奚落。

工地主任表面上回敬了一句三字经,但是事实上可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火大的样子,他只是挥挥手转过头,对着欧胜语笑着说:

“我就是这里的工地主任啦!你又是总公司派来的什么助理是不是?啊——你回去跟他们说啦!我不要什么助理嘛!别再派人过来了!”

欧胜语皮笑肉不笑地伸出手。

“我叫欧胜语,是新的工程监督兼总经理。”

场面顿时鸦雀无声,他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

欧胜语面无表情地看了那些人一眼,他们顿时摸摸鼻子,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谁也不敢继续嚣张嬉闹。



谁会知道跟前这个美得可以去选世界小姐的女子，竟是新的工地监督？还兼任总经理？乖乖！来头好大！

工地主任整张脸垮了下来，他惨兮兮地微笑。

“总经理……这边请……”

欧胜语不发一语地走进了闷热的铁皮屋，里面的空气混浊得教人呼吸困难，小小的地方简直就像座垃圾堆！

她挑挑眉，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正在想：柴济刚啊柴济刚，真有你的！看到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事业沦落到这个地步，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痛？难道你一点都无所谓？

“对不起……”工地主任老顾强笑着清出一张椅子。“请坐……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他们跟我说是下个星期，而且……而且……”

“而且你也没想到我是个女的？”欧胜语还是一脸假假的笑容。

“哎……哎……”老顾硬生地咽口水。“欧……总经理，不知道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情？”

她懒得多说废话，直截了当地开口：

“我想看看工程进度表。”

他立刻在桌上翻找起来。那张桌子上堆满了吃过的便当盒、报纸、便利店的塑胶袋、美女杂志、烟蒂、槟榔盒——只要



男人可能会有的东西，上面一样也不少；而那么多的东西，竟然能全堆在那张不过才一百二十公分的办公桌上！

欧胜语叹口气，眼角睨到桌子最底下那张油腻发黄的纸片，顺手一抽，果然是那张工程进度表。

不过也是一张已经一、两个月没纪录过的工程进度表。

欧胜语瞪着他问：

“我想你大概只有这张工程进度表吧？”

老顾勉强扯动唇角点点头。

“呃……”

欧胜语霍地站起来，将张进度表啪的一响用力拍在桌上。

“很好！你被开除了，收拾好你的东西滚吧！”

“你……你……你不可以开除我！”

一听到被开除，老顾可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哇的一声跳起来嚷：

“这个工地一直是我在管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才进门就叫我蛋？”

“很不幸我正好是那种有权力叫你滚蛋的东西。”欧胜语冷冷地瞧着他。“就是因为这个工地一直都是你在管的，所以你也显得特别该死！你要是不滚，我会叫警察来请你滚，而且



还会告你怠忽职守；光这个罪名就够你倾家荡产，你考虑一下滚不滚？”

欧胜语在五分钟之内搞定了所有工地的工头——谁还敢招惹她这种女人？

就这么简单，欧胜语在五分钟之内搞定了所有工地的工头——谁还敢招惹她这种女人？

废话！他们又不是头壳去！

☆

☆

☆

“今天怎么样？”

护士勉强一笑。

“还是不肯说话，也不肯动，医生下午来过了，他也没有办法。”

他两道浓眉紧紧地蹙拢在一起，那张严峻的脸看起来更加严肃，锐利的眼光轻轻一扫，那护士已经吓得手脚发冷！

“柴先生……”

“没事，你可以先去休息。”

“是！”护士如蒙大赦地退了下去。

老天！她没看过比这位柴先生更严厉的男人，光是被那眼光注视一秒钟，就足以让人觉得自己犯了五十条死罪。



护士退下去之后，柴济刚蹙着眉坐在床边，看着躺在床上的女孩子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她的脸颊瘦削得陷了进去，灰败的脸色一点也不像个活人。

医生说她其实原来是没有病的，除了因为失血而导致极度虚弱外，她并没有其它严重的病症；知所以不清醒，是因为她自己不愿意清醒……

究竟要遭受多大的打击，才会拒绝再面对这个世界？

他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一个人的心能有多痛楚，或许她也是因为有着同样的痛楚，所以才不愿意醒过来吧。

因为这样，所以他看着她，不自觉地竟然有一点点的羡慕……

“如果可以像你这样逃避，或许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是不是？”他握着她的手，微冰的手没有温度，但是只是这样握着，却有一种奇异的温暖感……难道是因为他对这个陌生的女孩有着同病相怜的感情吗？

他不是很确定，也不需要确定；只要她就在他的身边，这么近、这么沉默……

他无言地注视着她，有点好奇如果她睁开双眼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天在路上捡到她，她是一身的血，长长的头发里掩藏了一个偌大的伤口。究竟是什么人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还有，她为什么会流产？

柴济刚静静地看着她。会不会有某个人也正等着她？或者——正等着伤害她？

☆

☆

☆

“妈妈桑！我真的不知道啦！”小叶不停地尖叫着闪躲。“时我睡着了啦！”“少给我胡说八道！你会不知道？”

老鸨气得脸色发青！她咬着牙，手上的藤条没命地往女孩身上抽，一条又一条的血痕透过女孩身上的衣服渗了出来。

“你给我照实说！那个小贱人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今天要是不给老娘说清楚，老娘保证剥掉你一层皮！”

“我真的不知道！”小叶哭得一双眼睛已经肿得像核桃一样的大！她无处可躲，整个人蜷缩在墙角不停地抽搐。“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不说？说不说？”

“啊——不要打了！妈妈桑求求你啦！不要再打了！不要再

打了!”

“不要打?哼!不打你会说吗?你和那个小贱人整天在一起嘀嘀咕咕地商量,你她妈的!就是为了要逃是不是?你会不知道?你会不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啦!”她抱着自己尖叫。

旁边的保镖看不过去地拉住老鸨。

“好啦!再打就给你打死了,你已经少了一棵摇钱树了,再打死她,可没人替你赚钱了。”

老鸨停了一下,还是不甘心地用力抽了几下,才忿忿地扔下手上的藤条,咬牙切齿地怒视着她。

“你给我听清楚!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要是你知道那个小贱人躲在什么地方你最好说出来,要不然老娘一天三顿着打!”

她哭得声嘶力竭地掩着自己血痕斑斑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鸨怒火冲天地走了出去,保镖也跟了出去,门碰的一声上,接着是铁链上锁的声音……

只剩下一屋子冰冷的黑暗陪着她,好让她痛哭失声……

就算她知道,又怎么可能说?

这里是地狱啊!就算死了,也不像现在这样痛苦吧!



可是，她没有勇气……

她没有铃铛的勇气，如果她有，她老早已经逃了、或是死了！但是她却还在这里，无助地在这里。

铃铛……逃吧！

她抬起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渴望地看着黑暗的天花板

……
逃得愈远愈好！但是千万要小心啊！千万别再被他们抓回来了！

快点逃吧！逃到天涯海角吧！

☆ 志气回加加天 ☆ 科台典！蒙希迎 ☆ 能治”

翻三天一跟志烈不要，来出商议量科式版心什亦魏人翅小个

天色渐暗，欧胜语有些疲惫地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长长地叹口气，看着桌上那一堆公文忍不住挑挑眉，没想到她居然可以一口气处理么多的公文；可是一看另外一边还堆得半天高的文件——呵！没想到一家这么大的公司，居然能有多少处理不完的公文！

……
……她揉揉眼睛，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放弃香港的工作；就算九七大限快到了，她拿的也是加拿大护照，怕什么？难道怕被送到西藏去劳改？没事干什么回来受这种折腾？

